

Ein Sommer in Chin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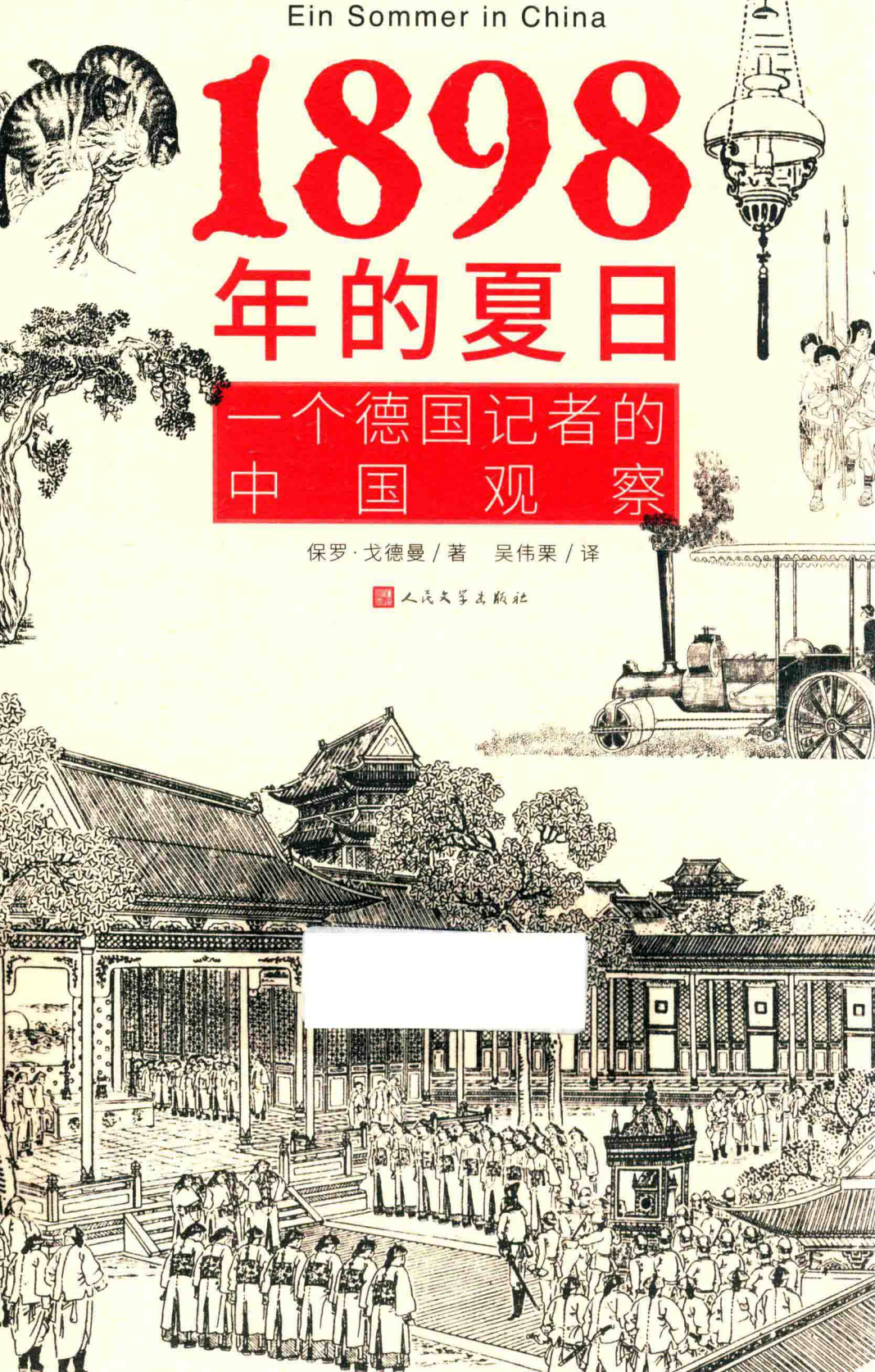
1898

年的夏日

一个德国记者的
中国观察

保罗·戈德曼 / 著 吴伟栗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1898 年的夏日

一个德国记者的
中国观察

保罗·戈德曼 / 著 吴伟粟 / 译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Erste und zweite Auflage:
Frankfurt a. M.,
Literarische Anstalt
Rütten & Loening
1899

根据 Rütten & Loening, Frankfurt 版本译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898年的夏日: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/(德)保罗·戈德曼
著;吴伟栗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2
ISBN 978-7-02-016525-4

I. ①1… II. ①保…②吴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史料—1898
IV. ①K252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229283号

责任编辑 付如初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任 祎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93千字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8.5 插页3
版 次 2022年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6525-4
定 价 6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1898年,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。

1898年3月6日,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《胶澳租借条约》。4月10日,德国记者保罗·戈德曼受《法兰克福报》指派,从意大利热那亚港出发,对中国进行采访。

戈德曼乘坐的德国“普鲁士号”远航机械船出发后,穿越地中海,经由埃及、苏伊士运河、亚丁湾,远航至欧洲式东方新城——新加坡。而后,他从香港登陆,经广州、上海,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,进行详尽考察。途中,他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、上海道台蔡钧。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,在镇江、汉口、武昌等地停留。

在汉口,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。在武昌,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。在胶州湾的青岛、威海、芝罘(烟台)等地,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。

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。在烟台,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。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。在天津,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、直隶总督荣禄。在北京,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。

他记下的所闻所见,对于我们了解19世纪末沿途城市的风光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面貌,有一定的帮助。尤为可贵的是,在书中,戈德曼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民的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。他当时曾预言:上海会以数十年的努力,成为东方一座伟大的城市。这个预言后来成为了现实。

在书中,他也以记者的客观,披露了最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,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,以及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融相斥的情况和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。通过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,他记录下清末官员对改革和与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张,以及民间对这种主张的不同反应。

保罗·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记录,观察细微,文笔优美,对中国民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也很高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很难能可贵。时隔百年,这本书能够被发现、翻译、出版,也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

保罗·戈德曼作为德国记者,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,在反对纳粹等重大历史问题上,他的立场和气节也是令人赞赏的,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,在这本书中,他是站在德国的视角看中国的,有时候表达就难免会沾染一些殖民的色彩,某些时刻甚至会流露出殖民者的口吻。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局限,也是他的偏见,所以我们中国读者在肯定这本书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同时,还需要对殖民化表达提高警惕,需要持批判的立场去阅读与理解相关内容。

读史以明志。放眼今天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终于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厄运,迎来了崭新而令人振奋的局面。

中国与世界,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,我们需要历史的沟通、文化的沟通,需要消除偏见,需要相互尊重。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所在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/// 目录

- 第一章 登船“普鲁士号” // 1
- 第二章 复活节早晨在塞得港苏伊士运河 // 11
- 第三章 红海—亚丁 // 21
- 第四章 科伦坡的一日一夜 // 32
- 第五章 新加坡 // 42
- 第六章 香港 // 52
- 第七章 往广东与沙面的珠江上 // 65
- 第八章 广东 // 78
- 第九章 王道台的招待会，广东总督的秘书 // 98
- 第十章 从香港到上海 // 108
- 第十一章 上海 // 123
- 第十二章 拜会上海蔡道台 // 141
- 第十三章 中国夜生活 // 149
- 第十四章 关于中国铁路 // 164

第十五章 在中国的德国军事教官 // 183

第十六章 中国的报章媒体 // 195

第十七章 长江上 // 202

第十八章 汉口 // 218

第十九章 武昌 // 228

第二十章 胶州印象 // 242

第二十一章 北直隶海湾 // 277

第二十二章 陈季同将军 // 296

第二十三章 从芝罘去天津 // 306

第二十四章 天津 // 325

第二十五章 天津武备学堂 // 351

第二十六章 在天津拜访直隶总督 // 359

第二十七章 北京危机 // 373

第二十八章 拜访李鸿章 // 390

第二十九章 北京 // 402

第三十章 回家 // 436

后记 // 443

第一章 登船“普鲁士^①号”

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

热那亚—那布勒斯—塞得港途中

易碎品—“普鲁士号”—启程—德法蒸汽船—少许食物—船舰协会—船长—繁忙的船—行政官员—高等服务员—离开欧洲

在热那亚^②港口边上,行李工人们忙着把小纸箱装船。整个搬运行李的流程是再简单不过了,那就是把行李丢弃到停泊在石阶尽头的船上而已。难道行李不会因此而掉入水中吗?这的确是有可能的,而且也时常会发生。掉入水里的行李箱在喧闹声中被打捞上来时,那些看似英勇的码头工人,情绪也随之沸腾了起来。他们不懂得整件事情的荒谬之处,因为每一个滚下石阶的箱子上面,都清清楚楚地漆着德文“易碎品”字样。我对要带我去登船的渡船人说,如果他能够用其他方式把我的行李送到船上,而不是把它们丢下石阶,我心里会舒服些。他会意地对我眨了眨一只眼睛,另一只眼睛则半开半闭地说:没有四个里拉他就无法为我渡船,即便我是他的亲兄弟也不能再便宜了。我们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,甚至连圣母马利亚都搬了出来。我把一个里拉攥在手里,说这是我仅存的意大利钱,他如果不想要,那我就待在陆地上;

① 普鲁士,中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,存在于欧洲中北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,在历史上是德意志统一以及德意志帝国立国的主要力量。普鲁士之含义在不同时期有变迁。

② 热那亚(Genua)是意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,属于利古里亚大区,是该大区首府,并且是意大利第六大城市。

他要是不相信我的话,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有些棘手。但是,最后他还是把那一个里拉收进了他的口袋里,将我的行李稳稳当当地放到了船上,并奋力摇桨向前划去。

我们的小船在锚链和松动的缆绳下方滑行,一下往右弯,一下往左转,甚至,还差点撞上其他船只。“普鲁士号”这艘北德航运公司的大型东亚航线蒸汽船,她停泊得实在是有些远。顺带一提的是:在英文语法中所有的船都用代名词“她”,而德文的蒸汽船是阳性冠词“他”,船是中性的冠词,普鲁士王国也是中性的冠词。但是,为什么这艘“普鲁士号”却是阴性的冠词“她”呢?我不知道为什么,不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

“普鲁士号”停泊在远处,你只有靠近了才能看清她的全貌。首先,必须得绕过停泊在热那亚港内的“珀修斯^①号”,接着看到一艘巨大而修长的白色船以及两个深黄色的烟囱。当人们看着她的船首,会看到 Llyod 的标记刻印在锚上面,也就是不来梅皇冠搭配着钥匙。另一侧大船的舷梯已经放下来了,一艘小船牵着其他小船,有些船上飘扬着黑白红的三色旗帜^②。

人们登上舷梯,然后站在上面,周围尽是启程前最后几个小时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。我有个奇异的感觉:这里的人们在某些方面,并没有协助要去中国的人,他们也相当习惯这件事情。有人问友善的服务员哪里是分配好的客舱。我穿越长长的通道,这让人想起大酒店中的长廊,这里不时还听到某处有小孩的嬉笑声。通道统统都是白色的,干净得闪闪发亮。船的内部设施都是明光锃亮的,这使得船舱的友善度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服务员开门说:“请进!这就是您的客舱。”这将是接下来几周的住处。这房间是如此地宽敞,以至于我感觉有可能是在另外一艘船上。床之外还有一个沙发,以及几件木制家具,事实上这

① 珀修斯,拉丁文 Perseus,亦作珀耳修斯,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达那厄的儿子。

② 1866 年的普奥战争之后,普鲁士国王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采用黑、白、红三色旗为联邦旗。黑白红三色旗后来也成为 1871 年德意志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(德意志第二帝国)的国旗,并一直使用到 1918 年一战结束。

只是一个小房间,但是,却让我觉得气势非凡,让我回想起第一次海上旅行。那是搭乘意大利的船,船上必须要打开窗户,才会有足够的空间刷牙。

甲板上有个礼拜堂,尽管是一支只有八个人的乐队,但是他们打击得很用力,大鼓的回音震动着整个船壁。此刻,从热那亚港某个教堂尖顶传来了深邃、轰隆隆的钟声,普鲁士号启动的铃声以清脆嘹亮的声音“叮!叮!叮!”回应着,锚链开始叮当作响着收起,船准时启动了。灯塔从我们的左边缓慢滑过,还有一座山丘以及山丘上的老建筑,那里可能是一间有着浓密灌木丛的修道院。我们就这样出港了。

一艘小小的船跟着我们的大船一起同向航行,一位女士撑着白色的阳伞站在上面。她挥了挥手帕:“再会!再会!”很快,她的阳伞便成为水上的一个白点。热那亚港在我们的后方,海岸线沿着绵延的山脉展开,处处闪烁着房屋的灯光。海水的波动如同深呼吸,让船也跟着潮起潮落。

有人对我这个航海新手保证,上下摆动的船身很快就不会恼人了,可是我足足等了八九天,这个承诺依旧没有实现。令我难以适应的是:上面站着人的甲板,突然离开脚底,又总是像后悔一样,重新回到脚下。

“普鲁士号”是一艘富丽堂皇的船,船舱内装潢优雅宜人,到处挂满了画、到处都是镀金的饰品。客厅以樱桃色的丝绸布置,吸烟室还镶着锃亮的黄木。以白色及金色装潢的餐厅,可以同时容纳八十人,靠十二个舷窗与天花板中间的彩色玻璃采光。当然,所有的房间以及客舱都有电灯。当人们散步于甲板之上,绕着头等舱专属的俱乐部圆环,它占地宽敞而洁白得不可思议(这让人相信每个污点都被去渍油洗掉了)。头顶用木头以及帆布覆盖了二三层,以遮蔽热带地方较晚升起的太阳照射——所有乘客们能想到的都已经被考虑得很周到。这艘船拥有自己的烘焙坊、点心坊、肉铺、洗衣房(我看到有中国人在此服务)、药局、印刷店、发廊,还有许多提供冷热水的浴室等等。甚至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,在那里边可以爱叫多大声就叫多大声(可惜

我们在甲板上听到的可是相当大声)。每一层甲板,第一层、第二层都还有一个给小孩子的秋千——虽然搭这艘船就已经很像是在玩一个大的秋千了。

第二层提供的服务设施对于乘客而言不亚于第一层,只是房间少了一点点奢华的东西。第三层的下等舱也被布置得井然有序并且干干净净,这就是德国船与法国船的区别。后者所有东西都是为了头等舱的乘客,只留下很少的东西给下等舱级的乘客。哭吧,谁叫你没有钱呢!在法国,她的国家就是按照这个原理运作的,社会也是依照这样来组织的。难怪同样是法国船的标准设置,在德国至少比较有民主精神,人们会顾及其他等级舱的乘客。

我们一整天都在吃饭,从早上很早就开始,直到夜幕降临很晚才结束。每天三次大餐:早上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喝咖啡配二三盘肉了,再来就是中午及晚上的餐食,这中间还有许多咖啡与茶水点心可用。尽管三餐的时间间隔很短,不过考虑到人们还是会有可能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吃,所以在这些间隔时间,船上又供应着许多奶油餐包。夜晚,当先生们在吸烟室坐着吞云吐雾,啤酒杯与威士忌放在桌上时,服务生还会提供三明治。如果说唯一可以摆脱进食的时刻,那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之时。但是,让人更为惊奇的是,当你睡着了,也会有某个步伐轻盈的服务员出现在客舱边,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塞给你,让人无法逃出白天的习惯。

船上食物的准备维持在最高的标准。

“要小心。”一位桌友这样跟我说。他是从槟城^①来的大商人,一个有经验的航海人,而且他经历过的事情,使得我年轻的航海热情一下子就减退了一些。他说:“要小心,在一周后,所有的人都会因为食物而

① 槟城(Penang),亦称槟州,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属之一,位于马来亚半岛西北侧。以檳威海峡为界,檳城分成檳島和威省两部分,其中威省的东部和北部与吉打州为邻,南部与霹靂州为邻,而檳島西部则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臘島隔馬六甲海峽相对。檳城州是由檳城島及半島威省共同組成。

抱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什么事都不做。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着。

“很好啊！”我说，“到目前为止味道还是很好的。我们这里有盘烤牛肉，这可是我人生中吃到的最鲜嫩的。”

槟城来的先生切了块儿烤牛肉，轻轻地放在自己的盘子里：“即使等一下，”他说，“这也是上好的热那亚牛。不过，当塞得港以及亚丁牛上桌的时候——这些牛拉了一辈子的车，那时候你等着瞧吧！”

“船上不是有小牛吗？”我试着反驳他。事实上甲板下面的确有两只小牛拴着，它们卧在一层稻草上，大大的眼睛对着湛蓝的大海眺望着。对于槟城来的先生而言，我声称有小牛显然是件有趣的事儿。

“你真能相信，”他回答，“我们航行的时间长到足以让两只小牛长大？”餐桌上的气氛很欢乐，蔓延到那个要去广东的老先生那儿，以及要去胶州青岛建港口的皇家建筑检查员那儿。要去广东的老先生心情特别愉悦。他把头上的黑帽子矫正好开始讲述有关法国的事情。他说了许多法国的好话，只是，有一个难处，他对名字没什么记忆力，一直在讲一位他那个时代常出现在报纸上的人物，不过那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猜了许久终于知道了，原来他叫甘毕大^①！

与此同时我的烤牛肉已经吃完了，于是就要点鸡蛋来吃，槟城来的先生摇了摇头，斥责说：“鸡蛋怎么能吃！”

我听了非常惊讶，鸡蛋竟然是个起争议的食材，我的经验正好相反。

“船上的鸡蛋都臭掉了。”槟城来的先生如此宣称。

尽管有先前小牛的例子，但我还是想要反驳他，在有小牛的那一层甲板也有鸡窝，这些有翅膀的家伙大声啼叫，搞得羽毛纷飞、乱七八糟，

^① 莱昂·甘毕大(Gambetta)，法国共和派政治家，出生于卡奥尔，父亲是热那亚的杂货商，母亲是法国人，15岁时因事故造成右眼失明，1857年在巴黎学习法律，1859年成为法庭律师，曾出任法国内政部长。

其中甚至有只公鸡，每天早上都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宣告太阳的升起。有时，当月亮在海上微微地发亮，它会误以为是太阳，便开始对着月亮高声啼叫。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我觉得奇怪的是，它有时候会把大桅杆上的灯笼也误以为是太阳，这种混淆想必是因为年老的关系吧。希望我们不会吃到这只年老公鸡的肉。不过在另一方面，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母鸡们每天下蛋的了，我把这信息提供给桌友听，试图让槟城来的那位先生，想想“船上的鸡蛋都是臭掉的”这种宣称是否正确？槟城来的先生不想接受这个反对意见，他完全是一个怀疑论者，无法理解船上的母鸡为了这艘船的乘客，即将会在某一天被宰杀，却仍然继续下蛋的理由是什么？“它们真是笨得可怜。”他这样说。除了槟城先生之外，我的桌友还有一位是在印度的商人，他是德国人，在印度开商店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和蔼可亲的绅士来自英国。绅士们安静而且整齐划一。他们冷漠中带着亲和的面容，即使跟他们漫无目的地聊天，大家的关系也不会变得熟络。他们给人精明又有效率的印象，从听他们讲述个人的生活与事业，你就知道他们一定相当干练。他们说：“只有那些做大事情的人，才能够勇敢地走出去。平庸的人则只会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待在欧洲。”人们跟他们谈论着他们有房产与事业的遥远国度，那是相当具有启发性而且激励人心。这跟从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不同，他们谈话的内容更加直白，不会受任何谎言与文学形式的干扰，令人感觉更加真实。跟他们谈大理论是没有用的，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会轻易认同任何理论，除非是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。他们习惯了不受阻碍地独立判断，尽管他们有时候免不了会有点太过主观。我必须举槟城先生作为例子。我们在相互聊着旅行的时候，我提到了意大利。“那是一个没人会去的国家！”他说着。我露出了困惑的表情。“不过，”他继续说，“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相信这个事情了。”

还有一位先生想要去新加坡，想去换掉他的生意伙伴。另外一位先生则是从新加坡来的欧洲，在两趟蒸汽船航程期间，他很快就订婚然后结婚了，现在，他要把年轻的太太带回到新加坡。这位年轻人的太太

是莱茵人，有着娴静美丽的特质，被所有印度先生认为是大家闺秀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这桌还有苏门答腊^①德国庄园的主人，是一位英俊的男士，手指上戴满了发亮的戒指，领带夹闪亮到可以照亮海面。他像是剧场上扮演的庄园主一样（只差一顶大帽子），虽然有点唐突而高调，但是当你接近他的时候，你又能感觉到他其实很温和。在他旁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退伍中尉军官，他竟然相信鬼的存在。有一次，当他晚上去拜访朋友的时候，在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路口，他见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，这位先生因此决定：不回家，去旅馆过夜。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公寓卧室的天花板塌了。“是个不错的不回家的借口！”槟城先生说。他什么都不相信。这位退伍中尉有点郁闷，有时候人们会见到他一个人在交谊舞厅的角落里叹气，并斩钉截铁地说：一切都会更好！只有在喝得烂醉如泥的晚上，他看起来才摆脱了心中的阴霾，并与这个世界言归于好。

我们这桌的主人是船长海恩兹（Herr Heintze）先生，他如同北德航运公司旗下其他的船长一样，安安稳稳地开着船。对乘客而言，他是一个温和的领导者。他常常从驾驶舱下来巡视每一个搭船的乘客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与每一个人做好朋友，对女士们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他知道如何安慰晕船的人，他不知疲倦地回答问题，讲述着取之不竭的趣闻轶事。世界上所有可能的地方他都有认识的人，而且都还有滑稽的故事发生：“我们的船医在巴尔的摩^②生病了，因此，船上需要找到另外一名医生。我去找了一个年轻的德国医生，他刚刚在城里安顿好，然后，我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航行，还好医生同意并做好了准备。‘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？’我问，‘我只有一个老太太患者。’医生说，‘但是，她昨晚过世了，我也不用再为她操心了。’于是，他就跟我们一起航

① 苏门答腊（Sumatra），印度尼西亚最西面的一个大岛，全球第六大岛屿。

② 巴尔的摩（Baltimore）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，也是美国最大独立城市和主要海港之一。巴尔的摩市被巴尔的摩县环绕，但不属于巴尔的摩县，是马里兰州唯一的一个独立市，因此经常称为巴尔的摩市。

行。在航程中他一直不断地说,如果他有钱的话,他会为他的病人们准备墓园。”

当船长说这些事情的时候,身上散发着友善的光芒。船长的脸庞因为风雨而变红,蓝眼睛不时地闪烁着。他把这艘船的特性解释得如此完美,说我们搭的这艘船,就像是我们在德国的一个家,穿越一片蔚蓝的海洋。搭船的女士并不多,尽管如此我觉得心情仍然相当愉快。有一位看来不太安分的法国小姐要去北京,目的是什么连船长都搞不清楚,而且,她惊人地懂得多国语言。最近,她甚至为我们写出“嫉妒”这两个中文字,解释说顶盖下有一撇,左右各有一点,这一撇代表着与两个女人同住屋檐下的男人。还有个叫作格蕾琴阿姨的人物,我们都不知道她的身份,不过小孩子们都这样叫她。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似乎属于第二号皇家建筑检查员的家族,他们在横滨为日本政府服务,早上她会在甲板上与先生来回散步,并静静地聆听她先生讲出的日本话。同时,还有另外一位皇家建筑检查员,他要去胶州湾建港口——我们的船上满是勤奋的能量。今天,船上还有一个小社团成立了,跟着住在第二层甲板的一位中国乘客学习中文会话,他在德国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工作。所有这些建筑检查员以及公务旅行的人,都是相当友善且可敬的先生,其中有些官员相当有魅力。我们与整个胶州湾测量小组同行,这个小组由两位参谋和两位海军军官,以及从属于第二船务师的二十位水手组成。水手们都住在经济舱,那儿也放着小组的汽艇,此外,他们还带了一艘汽油驱动船同行。在经济舱,每天早上他们都有早会,水手们会按军衔与番号穿戴好,军官们会从上层甲板下来。有时候也会用红旗进行信号演习,早会结束之后水手们就会聚集在甲板上玩牌。除此之外,经济舱还有一支苏丹部队,他们在伦敦时与巴努先生一起,现在,要经由塞得港回到非洲。他们一个个穿着蓝色长袍,英俊挺拔。他们最喜欢躲在鸡笼的屋顶,有时会把鼓拿出来,然后击鼓跳舞。这种打击音乐与地毯打浆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他们在甲板上踏出小小的步伐,摇摆着上身,借此获得心灵的满足。有个小矮人与他们在一

起,他皮肤黝黑,胡子又长又灰。这小家伙是个相当厉害的舞者,他会模仿东方舞娘的肚皮舞动作,带给他的同伴们很多的欢乐。最底层的是在洗衣房工作的中国人,他们把衣服洗得洁白干净,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:他们自己却是乘客中穿得最脏的一群。他们在洗衣房里,有时也会为自己准备中国佳肴。船长说,中国人打算在那不勒斯^①买只胖哈巴狗来烤。在轮机室也有很多工作是由中国人来做的。他们有在厨房帮忙的,似乎也听得懂一点德语。一个大厨对着要浇酱汁的中国人用德语骂骂咧咧,似乎表明听者具备基本的德语能力。这是我目前在船上所听到的唯一的脏字,人们不然就是全然的静默,至少对整个船上船员而言是这样的,甚至一句命令都听不到,而这艘船就好像自己会走,自己会找方向一般。船上的机械装置也都小声地运作着,服务乘客的侍者与服务员踩着无声的步伐,就像是那些服务贵族的管家一样。他们被训练得友善而且乐于服务。船上的大副是一个大管家,他像上帝一样看顾着所有旅客,从他那儿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弄得到。他确保客人在餐桌上吃得满意。当有人跳过几道菜时,他会忧心忡忡地问:您还有胃口吗?当有人晕船躺在客舱时,他会主动敲敲门,进来为你打气。他接下了所有的杂事。他要把信件带在身上,不管邮局到底有没有开。他上岸时总会带着装满各国货币的袋子。不幸的是,在海上他没有直接影响力,不过我必须得说:两天前,我请他让海面平静下来,直到目前为止海面真的相当平静,这让我能够安静下来写下这些文字。本船的服务之良好是所有德国船舰中难得的,借此与那些英国船舰区分开来。在那些船上通常只有特定时间的服务,然后,他们就会摆出礼貌的姿态想要退场了。

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南航行着。在某一天中午当我们坐在桌边时,有一阵曼陀铃^②的声响出现,告诉我们那不勒斯到了。晚上当我们离开港口时,曼陀铃声又在四面八方出现,到处都是乘着小船的音乐家与

① 那不勒斯(Neapel)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,坎帕尼亚大区以及那不勒斯省的首府。

② 曼陀铃(Mandoline),拨弦乐器,由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琵琶家族鲁特琴演变而来,一般有钢弦四对,按小提琴音高定音,用拨子弹奏。

歌唱家。有人靠着船壁,开始演奏小提琴,声音温柔甜美,那不勒斯的小提琴声……维苏威火山^①在晚上仍然冒着烟,从山顶上流出的岩浆让火山显得更加明亮,好像是有人为了欢迎你而在山上挂着灯泡一般。那不勒斯映在我们的眼前,布满灯笼与电灯的一个银白色城市。在船上他们开始唱着“再见!我的宝贝那布里^②”,甚至还尝试“祝福你在歌舞中”等歌谣。

岸上的人们纷纷把硬币丢到船上,真像是下起了一场硬币雨。这时,一个人点亮了火把,查看甲板上丢来的硬币。另外一个人则撑开雨伞,然后把雨伞翻过来,好接住其余投过来的硬币。小提琴家继续演奏着,又唱又拉,音乐激起了难以抗拒的哀伤之情。我可以感觉得到:离开家乡如此之遥远,这是一种无止尽的悲伤。

一个手上捧着玫瑰花束的小姐,把自己的脸庞隐藏其后,一个人以深沉的声音说道:“这是与欧洲告别!”

① 维苏威(Vesuvio)火山是欧洲的一座活火山,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湾东海岸,同世界名城那不勒斯相距不过20千米。海拔1,281米。维苏威在公元79年的一次大喷发,摧毁了当时拥有2万多人的庞贝城(Pompei),其他几个有名的海滨城市如赫库兰尼姆、斯塔比亚等也遭到严重破坏。

② 那布里(Napoli):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语发音。